





# 罗曼罗兰文集

孙 梁 编译

# 目 次

关于罗曼·罗兰(初版代序) ..... 1

## 上 卷

### 颂诗

和平的祭坛 ..... 3

### 评论

超越混战	9
序言之一	9
给葛哈特·霍普曼的公开信	11
保卫家园	14
超越混战	24
两种恶势力中较好的一种——大日耳曼主义，大斯拉夫主义？	39
致我的批评者	48
若莱士	55
先驱者	64
序言之二	64
致各国被杀害的人民	67

给垂死的安蒂戈尼	76
自由	78
向自由的俄罗斯、人类的解放者致敬!	79
托尔斯泰——自由的精神	81
献给马克辛·高尔基	85
高尔基的两封信(附罗兰的答复)	87
致美国作家	91
论巴比塞的《火线下》	94
评《战争中的人们》	104
拥护国际精神团结	119
精神独立宣言	128

## 日 记

战时日记选	130
-------	-----

## 自 传(回忆录)

内心的经历	143
遨游(代序)	143
鼠笼(童年的回忆)	145
三次启示	154
伏尔泰的居处	156
斯宾诺莎的哲思	159
托尔斯泰的启迪	173
母与子	178
箭手(论创造)	205
约翰·克利斯朵夫之诞生	208

博爱，和平 ..... 210

## 下 卷

前 言 ..... 247

### 书 简

罗兰与梅森葆的通信 ..... 249

### 音 乐 述 评

音乐在通史上的地位 ..... 449

莫札特——根据其书简 ..... 468

新版后记 ..... 492

上 卷



· 颂诗 ·

## 和平的祭坛<sup>①</sup>

从呼喊的深渊中<sup>②</sup>，从一切憎恨的深渊中，  
我要向您高歌，神圣的和平。

大军的喧嚣不能淹没歌声。  
我镇定地注视泛滥的殷红的洪水，  
水上载着残废欧洲的丰美躯体，  
我又听见激动人们灵魂的狂飙。

虽然我独自站着，我要对您忠实。  
我不愿坐上流血的圣餐席<sup>③</sup>，  
我不愿吃一份人类的儿子。

我是万人的兄弟，我爱你们大家；  
人类呵，你们的生命昙花一现，  
而你们自己还剥夺这倏忽的一天。

在光荣的桂冠之上、在橡树之上，  
愿我心中苗生那橄榄树，在神圣的山冈<sup>④</sup>，  
枝叶间蝉噪不绝，闪耀着阳光。

崇高的和平呵，  
您至尊的统治，  
控制着世界的纷扰；  
从汹涌的波涛中，  
创造海洋的节奏；

在敌对力量的完美平衡上  
建立宏伟的大教堂，  
和眩目的圆花窗⑤，  
那里血一般的日光进涌着，  
喷出一道道金刚钻似的火焰，  
被艺术家和谐的眼光凝聚了。

您象大鹏鸟，  
冲入高空而逍遙，  
您用巨翼掩护着平原；

---

① 原题为拉丁文：*Ara Pacis*。

② 原句为拉丁文：*De profundis clamans*。

③ “许多未开化的民族仍以活人作祭品，就是用人血和人肉去供奉他们的神。古代的这样一些残余还长期保存在宗教的信仰与仪式里。今天的基督徒，毫不感觉羞耻地硬说，他们吃自己上帝的肉，喝自己上帝的血。”（《谈谈宗教的思想》，人民出版社，第3页）这里象征战争。

④ 耶稣在遇难前几天，白日于耶路撒冷神殿内布道，晚间则至城外橄榄山上祈祷免灾。在基督教传统中，橄榄树象征和平。

⑤ 西方中世纪时哥特式大教堂上经常镶嵌大窗，浑圆形，窗格成蔷薇纹，用精致灿烂的彩色玻璃做成，阳光照射时交织成瑰丽的光华；法国北部兰斯大教堂正面的大圆花窗是著名的典型。

您的翱翔席卷着  
现在、过去和未来。

您是欢乐的姐妹和悲怆的姐妹，  
最年青、最聪明的小妹；  
您把她俩的手都握住；  
于是您象清澈的河道，  
联接两条溪流，  
在两行恬淡的白杨间，  
水中映现青天。

您是神圣的使者，  
象玄鸟一般来回掠飞，  
从河岸到河岸，  
结合两岸。  
对一些人说：  
“不要哭，欢乐会复活的；”  
对另一些人说：  
“别太自负，幸福如烟云过眼。”

您秀美的手臂温柔地抱着  
倔强的孩子们；  
您微笑着，凝视他们  
在您丰满的胸口吮吸乳汁。

人们在互相追求时又互相逃避，

您使他们手携手，心心相印；  
您把泼刺的牡牛制服在轭下，  
让它们不再在搏斗中  
徒然张脉偾兴、怒汗蒸腾，  
而利用这激情，在大地的子宫内  
耕耘深长的犁畦，那里种籽会苞芽。

您是忠实的助手，  
迎迓着下场的疲劳的角力者。  
无论胜负，他们都受到您的抚爱。  
因为战争的报酬  
不是一块土地，  
(将来胜利者会跟敌人一起，  
用自己的脂肪滋养这大地)；  
而是启迪人们：做了命运的工具，  
而在它手下屈服。

我的微笑的和平女神呵，  
您柔和的眼睛里噙满泪水，  
在夏日的虹彩中，在明朗的薄暮时，  
您用金黄色纤指  
抚弄着星罗棋布的田野，  
照拂着陨落的果实，  
治疗在风雹中斫伤的树木；

洒下您的清凉剂，抚慰我们的哀愁，

让愁思安息吧！  
它们会消散的，我们也会消逝，  
唯有您万古常青。

兄弟们，团结起来；还有你们——  
我内心的力量，  
在我分裂的心中彼此碰撞！  
携起手来，舞蹈吧！

我们镇静而从容地迈进，  
因为我们不想追上时间，  
时间就在我们这一面。  
和平用千秋的柳枝  
编织着它的暖巢。

我象田间啁鸣的蟋蟀。  
暴风雨进发了，大雨倾泻，  
淹没了犁畦与虫声。  
然而纷纭刚终止，  
无畏的歌手又传出了歌声。

同样，虽然在硝烟弥漫的东方，  
在荒芜残破的大地上，  
听到四骑士雷霆般冲锋①，  
远方还响起战马的奔腾；  
我仍然昂起头，重新歌唱，

渺小，而顽强。

1914年8月15至25日作，除了最后二节(于同年秋天写毕)；

1915年12月24日与25日，载于《日内瓦日报》、《苏黎世新报》；

1917年7月载于日内瓦《木简报》。

---

① 典出《新约·启示录》第6及第9章，预言未来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其实是作者圣约翰对压迫犹太人的罗马帝国的诅咒)，据云：“四骑士将驰骋，以利剑、灾荒、死亡和猛兽杀戮人类。”

## 超越混战

### 序言之一

一个被战争攻击的伟大国家不但要保卫自己的边疆，并且要保卫自己清明的见识。它必须保卫自己，不被这燹祸引起的种种妄想、愚蠢和不正义的行动所侵害，必须各尽其责；军队得捍卫祖国的土地，思想家得捍卫它的思想。如果他们让思想受制于他们民族的狂热，那他们很可能成为这种狂热之有用的工具。可是这样他们就有背叛民族精神的危险，这种精神在一个民族的遗产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将来总有一天，历史会对每一个交战国加以判断；它会衡量它们的错误、谎言和各种可憎的蠢事的程度。让我们来尝试，使我们的罪行在它面前减轻些吧！

孩子们被教导着基督的福音和基督教的理想。他们在学校中受到的一切教育，都是为了激励他们运用智力来理解人类的大家庭。古典教育使他们能超越种族的分歧，看到我们文明的根源和共同的发展。艺术使他们热爱一个民族天才的深邃的源泉。科学使他们相信理智的一致性。伟大的改造世界的社会运动显示出他们周围所有的工人阶级在有组织地努力，在企图打破国界的希望和斗争中团结自己的力量。大地上最灿烂的天才，如华尔德·惠特曼和托尔斯泰，在欢乐和苦难中高唱世界大同；

不然就象我们拉丁民族的智者，用他们的批判刺破那些使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互相隔阂的憎恨和愚昧的偏见。

我和当代所有的人们一样，是被这些思想教养成长的；轮到我的时候，我也曾设法把这些生命的面包<sup>①</sup> 分送一份给我年轻或不幸的兄弟们。战争爆发时，我并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否认这些思想，因为考验它们的时刻已经到了。

我被人们侮辱过。我早知道会这样，但我仍然挺身而出。可是我没料到，人们甚至不让我发表意见就侮辱我。

几个月以来，法国没有一个人能看到我的文章——除了片言只语，而那是经过我的敌人断章取义地摘录和歪曲的。这是一项可耻的记录。因为这种情况将近有一年了。也许某些社会主义或工团主义的报纸偶然能设法刊登一些片断<sup>②</sup>。可是直要到一九一五年六月，我那篇被批评得最厉害的、在一九一四年九月间就写成的主要文章“超越混战”，才能初次全部发表（差不多全部），而这还得感谢一位笨拙的小册子作家，他抱着恶意的狂热，使我的文字能初次在法国公众面前发表。

一个法国人是不会抹杀对手发言的权利而加以批判的。谁要是这样干的话，就批判和斥责了他自己；因为这样他就显出他惧怕光明。现在我把他们毁谤过的原文公诸全世界<sup>③</sup>。我不想

---

① 语出《新约·约翰福音》第6章，耶稣自道的话。

② 我想只有一篇文章“偶像们”，可能已在《工团主义战斗报》上全部刊载。  
——罗兰

③ 我在这本集子中把各篇文章按发表的日期排列。我没有作丝毫更改。读者会注意到，在紧张的事变中存在着某些矛盾的论点和匆促的评判，那是我在目前希望加以修正的……总之，文章里表达的情感是在愤怒和怜悯的心情中产生的。战争的毁灭越酷烈，一个人就越会感到抗议之无用，犹如面对一场地震。“现在不止是一场战争，”年老的罗丹在1914年10月1日写信给我说：“正在发生的事件就象落到全世界头上的一种惩罚。”——罗兰

替它们辩护。让它们自己申辩吧！

我只想补充一句话。这一年来我多的是敌人。现在我要对他们说：你们可以恨我，但你们不能叫我憎恨。我跟他们毫不相干。我的职责是要说出我认为公平的合乎人道的话。无论这会使别人喜欢或厌恶，那不是我的事情。我知道文字一旦发表了就会自动流传。我充满希望地把它们播种在血腥的泥土中。收获的季节会到来的。

1915年9月

### 给葛哈特·霍普曼<sup>①</sup>的公开信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星期六<sup>②</sup>

葛哈特·霍普曼：我不象那些把德国看作一个野蛮民族的法国人。我知道你们这强大的民族在智力和精神方面的伟大。我知道古老的德意志思想家们赐给我一切；甚至在目前，在这个时刻，我还想起我们的歌德——他是属于全人类的——所树立的典范和他所说的话；排斥一切民族敌忾，在崇高的境域内保持他灵魂的平静：“在那里，我们切身地感到其他民族的幸福与忧患。”我自己曾终身努力，想使我们两国的智力融合起来；现在它们卷入了这场恶战（这会使欧洲的文明遭殃），可是战争的暴

① 现代德国自然主义剧作家（1862—1946）：以普通人生活作为悲剧题材，显示人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杰作有《织工们》、《沉钟》等。

② 1914年8月29日的《洛桑公报》刚转载了一则柏林（华尔夫通讯社）发出的电讯，宣称：“富有艺术品的罗凡恩古城今天已经消灭了。”——罗兰

行决不能使我的心灵沾上憎恨的污点。

因此，无论你们的德国会使我受到什么痛苦，无论我有什么理由可以斥责德国的政策和它所运用的手段，声称这一切都是罪恶，我可不要你们的人民负责，因为他们只是受着政府的压迫，被它利用作盲目的工具而已。这也并非由于我象你们那样把战争看作一种宿命。法国人是不相信宿命的。宿命论是那些缺乏意志力的弱者的借口。战争是由于各国的软弱和愚蠢而发生的。一个人不能因此对这些国家起反感，他只能怜悯它们。我并不为了我们的悲惨而责备你们，因为你们的悲惨也不会更少。假如法国毁灭了，德国也要毁灭的。甚至当我看到你们的军队侵犯高贵的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时，我也没有作声。这种臭名昭彰的、使每一个正直与有良心的人为之嗤鼻的背信弃义，是跟你们那些普鲁士王的政治传统一脉相承的；我并不感到惊愕。

那个崇高的国家只犯了一种罪——他们捍卫祖国的独立和正义的事业，直到最后一息，就跟你们德国人自己在一八一三年所干的一样，而你们却用狂怒的态度对待他们。当我看到这种情况时……实在受不了！全世界的人都起了反感。把这些残暴的行为留着对付你们真正的敌人，对付我们法国人吧！可是对你们的牺牲者，对这些弱小、不幸、无辜的比利时人民横行霸道……那多可耻！

而且你们蹂躏了当代的比利时还不满意，还要打击过去的比利时，打击辉煌的史迹。你们轰炸马林尼斯<sup>①</sup>，你们焚毁卢朋斯<sup>②</sup>的作品，而现在罗凡恩<sup>③</sup>也只成了一堆瓦砾——罗凡恩以

① 比利时北方城市。

② 弗兰德大画家(1577—1640)：气魄宏大，喜绘巨幅，所画雄狮猛虎等均显示强烈的生命力。

③ 罗凡恩：比利时北方古城。